

大專院校及社會組第二類優等獎孫思福（疼）

高屏溪有多寬？

即使在高屏溪畔住了三十幾年，一時之間恐怕也答不上來。

不過，沒差別了，在莫拉克颱風來以前的高屏溪有多寬，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，現在的高屏溪，至少寬敞了兩三倍。高雄縣大樹鄉整治多年的河濱公園，全在一夕之間夷為平地，放眼望去平坦的可怕，全是淤積的泥沙和漂流木。百餘公頃的人工濕地、自行車道、壘球場，全成了滾滾洪水肆虐下的祭品。大樹鄉通往旗山鎮的台二十一線省道，沿途看到的高屏溪，就只有一個樣，全成了一片深黑色。溪畔的農田、菜園，全叫那黑泥巴墊高三四公尺，什麼都沒了。這樣的變化，跟看了三十幾年的下淡水溪印象中的模樣，怎會不心疼？

八八過後依舊要上班，在國泰金控協調下，國泰人壽與國泰產險共同編組，深入災區駐點服務。包含週六日，每天都派有理賠人員輪值，深入旗山鎮與內門鄉，希望能給災區提供些許幫助，或者提供第一時間的理賠申請協助。敝人在下我，一個禮拜就得輪值兩天去駐點，連假日都沒能休息，我太太好心疼的。

旗山某國小校長的家，被潰堤的旗山溪水灌入深達一米半。「搬來二十年來從沒發生過這種事」，駐點接到的第一個諮詢案子，校長就這麼說。雖然一直希望公司能多少賠一點，但畢竟沒保颱風洪水險，我什麼忙也沒能幫上，連理賠金也沒賠上一毛錢，只能聽聽校長夫人的心疼。當然，淹水的不只這一家，而是一整條街、一整片我們每天進出生活的空間啊！但比起小林村.....電視台拚了命的報導，看的我們局外人都疼。

水不但能載舟，也能覆舟，更能滅了整個小林村。八八之前，我不知道有小林村，更不知道小林村在哪，但是，就算現在我想知道小林村的一切，也只能用死亡證明書來證明.....證明小林村曾經存在。

淑芬，即使她的名字平凡的可以滿街都是，八八之前也和她沒有一點交集，就跟小林村一樣，我不知道有淑芬姐，更不知道淑芬姐在哪。她不是災民，而是個保險業務員，跟我一樣，風災對我們並沒有直接影響，只是放了天颱風假，和現在輪值災區駐點服務工作罷了。熱心的淑芬姐，八八過後就拿著鄉民名冊，撥著一個又一個的電話到處找人，電話那頭若有人接，真是慶幸平安阿彌佻佛；若是電話沒人接的，心裡還真是擔心，卻一時也沒辦法。不過，電話沒人接的也只是沒輒罷了，有人接的電話卻盡是傳來更多的惡耗，這才是噩夢的開始。小林村沒了，家人也沒了，保險的功能在哪？當初買的保險現在是不是可以發揮作用？

那一夜，逃出來的人，命都是撿回來的，誰能帶出什麼文件？兩手空空就要來申請理賠，我空有滿肚子的理賠專業卻怎麼也派不上用場。保戶已是驚魂未定餘悸猶存，一看到申請理賠還要這麼多文件，頓時浮現更多問題，幾乎歇斯底里了起來：我沒身分證和印章呀，都在房子裡被埋了；存摺也沒了，哪有帳號可領錢？可不可以現在就拿現金？鄉公所也不見了啊！戶籍謄本去哪裡申請？車子被埋在山裡了，道路更不通，怎麼跑這麼多地方辦文件？

一旁的淑芬姐，看到保戶這麼無所適從，於是熱心的開著自己的車，帶著保戶和保戶一起去準備文件，從刻印店刻印章、到相館拍快照、到戶政所請領身分證件、到郵局補發存摺....，再到請領戶籍謄本、死亡證明....，這些工作，我這專業理賠一點也不中用，更是一點忙也幫不上。

所以，淑芬姐和我分工合作，淑芬姐直接接觸到保戶，理賠申請就轉到我這來；淑芬姐要陪同保戶取得相關理賠文件，而我就負責核對整理；淑芬姐在第一線，我只需在背後二線作業。相較於淑芬姐，我就等文件齊全，只要案子簽一簽、交給郵局快遞給公司，淑芬姐卻要跟著奔波，您真的辛苦了，更叫人心疼。

小林村滅村後，檢察官所開出專為莫拉克風災設計的死亡證明書，相較於從事理賠工作以來接觸到的相驗屍體證明書，實在是『白』了點。證明書不管正本原本副本，紙張都只有白色的，內容也簡略的保留了大部分的空白位置，死亡原因更清楚明白的寫著莫拉克風災死亡。這些『白』，似乎多少也反映出倖存者對未來的一片迷茫與蒼白吧！只是，能不能證明地圖上消失了的小林村的空白，看來是很難了。拿了這一張證明書，不是證明小林村的存在，而是默認了親人已被大水淹沒、從此天人永隔的事實，和無法言喻的疼。『第一』，通常都是難得的，但拿到這專為莫拉克風災設計的第一號死亡證明書，卻沒什麼好驕傲的，而是比疼更疼的疼。當淑芬姐陪同保戶奔波終於拿到那張『實在是白了點』的第一號死亡證明書來申請理賠，噩夢還是持續著。

保單的受益人，通常都是法定繼承人；戶政連線的好處，輕易的把一家子人口都列的清清楚楚。只是，戶籍謄本上的名字，在小林村遭滅頂後是否還存在全成了問題。想當然爾，莫拉克颱風帶走的人，戶政資料更新速度哪跟的上。所以，為了確認繼承人的請求權，我們必須殘忍的要求保戶清楚的算出家中死了哪些人：父母親、配偶、兒子女兒、兄弟姐妹，甚至考慮代位繼承之後，還有孫子女；然後再一一的去開立死亡證明書、辦理除戶登記。在旗山簽出的第一件理賠案件，就讓淑芬姐開了百餘公里的車、拿了三個人的死亡證明書。而我，就只坐在辦公室內的椅子上.....

理賠件當然不會只有這麼一件，接下來第二件理賠件、第三件、第四.....，我們更沒天良的幫好多保戶算清楚了家中死了幾個人，淑芬姐更幾乎在連續奔波當中倒了下來；有一家人十條命的，算的我是起了一身子雞皮疙瘩，淑芬姐當場哭了起來，這情何以堪？更有理賠金都準備好了，卻一家口子全沒了，錢只能擺在保險公司，竟沒繼承人可出面領取。當理賠以來，第一次有辦好的理賠案子卻不敢通知保戶結

果的，深怕通知的結果，是提醒活著的人再一次面對這殘酷的事實。噩夢，什麼時候才會結束？

我和淑芬姐都好自私的想著，可不可以趕快結束這個駐點服務工作，不是抱怨加班沒有加班費，而是一直算著逝去的人命和看著這些死亡證明書，淑芬姐已經快崩潰了，而我也支撐不下去了，但災區卻依舊還是疼痛著。

噩夢，總算是醒了。小林村不挖了，原地作為紀念公園，見證我們對大自然的不尊敬，其他災區也持續復原中。產險公會也彙集各產險公司的力量另起據點提供服務，國泰的駐點服務就悄悄的結束了。隨著時間的經過，旁人漸漸忽略了小林村，後來公會的服務也在達成階段性任務後收場。淑芬姐和我也各自回到原有的工作崗位，風災，都過去了.....

高屏溪有多寬？是風災前的三倍寬啊！高屏溪現在這副德性.....

後記，風災過後，就在國泰的服務結束後、公會的服務尚未收場、離開旗山還不到一週，淑芬姐的丈夫，不幸在一場車禍中身亡。淑芬姐在辦了風災受災戶十幾張死亡證明書後，緊跟著就拿到自己丈夫的相驗屍體證明書.....得知這消息，我沒向淑芬姐表達任何意思，是不敢，也不捨，更多的是心疼。老天爺在帶走了小林村後，又帶走了淑芬姐的依靠.....

誰可以告訴我，老天爺怎麼這麼殘忍？

(沒讓淑芬姐暴露身分，卻是真人真事)